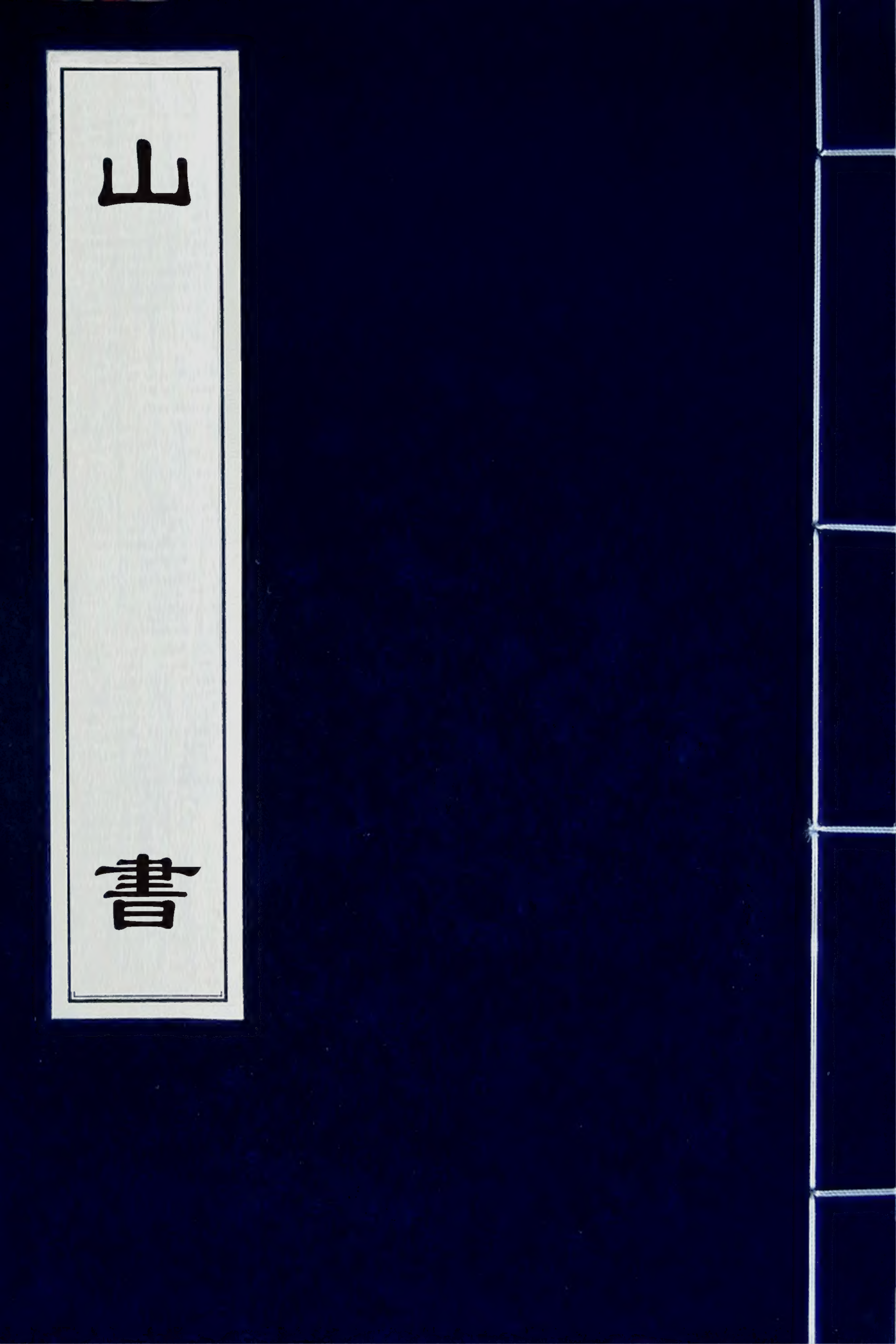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三卷

申飭銓法

崇禎三年正月諭銓房雜蔽久稱奸藪只在掌選公明幹執豈在規則屢更既說數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貢等行同論考考同論房吏承等查實歷真咨房勞那如有奸胥賄索重治不饒該司官不行覺察即與同罪該刊榜諭衆選聽選人自行糾舉該科記着查叅

冊立東宮

二月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歷服長治久安莫不首
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
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由茲道以裕貽謀朕祗紹丕
基兢兢懷付託乃荷皇穹眷佑循嗣蚤開長子慈烺睿訖
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趣歆承之重天人表協應之符適
以文武臣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穉穉謙
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巽誕彌之月禮官
復申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考舊章式諏吉日祗告于

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懿號為皇太子以仰繩累業無疆之緒撫慰兆人胥戴之情大典告成寰宇同慶

天津屯田

六月巡撫御史李玄言屯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勞瘁二字最足擊人之肘而靡其氣天津何家地方水旱兩田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屯臣貴費多少心力開墾改買而一旦為璫所壞鞠為茂草天啟三年至今已七年矣屢言興復而屢未舉行豈人盡無吞雜之思耶緣彼豪右勢

愍利其荒蕪交相吞占間有興復者便散布流言多方阻撓因而中止職前弥廢其地見其平衍滋潤一望無際且溝渠橋閘依稀在焉見成之美利也職甚珍之隨訪委原經理廢弁陳之漢一一招種許交租滿二千石之日題覆奉俞旨今夏大小麥豆已報七百八十餘石見貯該屯至秋收又當不止此也此後相收無斁每歲

國家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善

軍政之弊

七月鎮守通州兵部侍郎范景文疏言祖制邊腹內外衛所叅置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于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于屯之外另賦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衛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為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于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更豈可誕漫悠忽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

軍精核之不可知所謂維新者安在謹條列數端核虛
冒清占役禁買閒截馬匹選家丁以瀆聖鑒

科道銓司遷轉

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固分敘爵秩優任才能近
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京堂本以酬賢獎碩
會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
于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將選朝臣有
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囂風

莫此為甚若不急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晉卿貳矣今將添注閏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夙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勛並茂及司道卓異將著者准倣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為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使後來陞擢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參廢斥毋得

姑與量陞別滋藏垢各令力行愼勿玩違取咎

祈天永命

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王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朘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及今勵精振刷

不死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調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罹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適者易應昌之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廢之以詔獄詔辱甚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出于故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家而望之蒼鷹

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設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賊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撥藉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加以律為救民無措手足何臣顧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冒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　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

此則賦斂宜緩宜輕者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此催節之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汙吏即邇者栾玢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貂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持斧煌煌將疊綬望風是責而身坐贓迹非得之贖鍰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黷貨又何問

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于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阱于國中又何有于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令奇濟國事其如心腹已損肢節無容療何願陛下仰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併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遂有餘不盡于民間仍查勘蕪殄賦登有無

通行風憲官把賦律下示天下以為操守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直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宗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敝機先發于內閣无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開于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物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謂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閣下體一人好生之心毋

醜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流宣化皇工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將自責遡流窮源復進求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

山書第四卷

賑濟陝西

崇禎四年正月諭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罹鋒及者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痌瘝可勝惻惻今特命户工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小民不許委官吏胥侵沒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賠給窮黎

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薦如有抗違闒茸及乘機執指者即行參劾還著大張曉諭開導愚民朝廷軫念飢貧特行賑貸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者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惟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看遵體朝廷恤民戢亂之意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爾委復命之日即事稱否為爾功罪其欽承之

辛未月食

四月月食光是尚書徐光啟疏言日食隨地不同月食分數衰宇不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爲未密也今月食分數多少天下皆同但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爾而臣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體虛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

能全入闇虛其從月體論其分數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于一十二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歷推十八分四十八秒略同此法也

畿輔水利

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資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雨暘示儆王者因之增美比者滹沱諸河乾可步涉東光等處鄉涓若在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

哀此勞民多稼少穫何以禦歲旱閑雨者天地之和氣霏潤工騰而後雲滃澤解洋溢四融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厭浥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焉下相感而雨水成天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于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穫周禮曰幽州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于燕用幽冀以為畿輔負重山面平陸與衍之利甲于東南

若既其上源自消滴徐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畜水聽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遍地巨浸暵烈則滿眼沙磧一遇饑饉比室如懸民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日受河决之害夫以數丈之河挾五六月之霪霖而無有容地以停畜之其潰軼也固宜此潦害

也潦時不收之為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至焦燬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為之災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是以沿河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今近畿輔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隸監司務以疏瀹水土為事凡地形高窪之勢原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行而咨度之然後編册以獻曰某處可復為大渠達于

漕河某處可役為中渠達于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
濬也册已呈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諭
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之罪人操畚鍤而往從之
徒計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間給焉需之民
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則役一井之民利
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利在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在鄰
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為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
不趨事之人也趨事衆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既可以致

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稿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
聖人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
修制十仞見水不大潦五仞見水不大旱蓋誠急富國
而盡地利也曩者日食差度皇上既治歷明時法堯之
則天茲雨澤愆期虔禱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濬川
尊泉紹舜之開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
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務田間而窘于耕者得食于工一
利也旱則蓄其流潦則宣其溢瘠鹵化為沃土流民漸

次後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畴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臟靡不歴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地種植既多即采木芻茭供將輸之天府遂可省額外之征而近可蠲召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天塹寇鬧淶凡之盜不敢控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豬防溝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為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之地如史起之用魏

也引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為蜀守也壅水作棚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徧溉今遺迹具在若乃吳越州郡則引太湖苕霅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沁若汾盡可引注為衆田他小渠者不可彔紀也第舉之有存不至或興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工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為利修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

脩水利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所學寡識敢因霖雨而
効微忠若此下部議覆

疏救建言御史

九月戶科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明主受言貴在逆
耳忠臣愛國不顧危身是以止輦之風千載猶烈補牘
之頭百折不回臣伏見臺臣党宗雅以中使輩出慷慨
具疏洒洒千言反覆讀之愧臣前疏之蓄縮未盡而服
宗雅之極言無隱也乃為邸抄偶誤不加前核倉皇認

罪率直過跡遂致忤旨下部院參看臣復不勝敬慎顧

有請于皇上迺夫傅赦之人誤抄長安萬耳萬目無不

聞且見者宗雅直書懇徂憂危太過遂奔奔入告耳然

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天下凡屬權宜流弊便不

可追數年以前可為殷鑒宗雅執法近臣匡拂為職若

噤默不言其罪當誅僅字句之訛當得何罪語曰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謂宜因其錯誤大示優容

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聖德中興第一盛

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冑規責有輔周延儒致其怨恨借端報復臣竊不信夫輔臣受國厚恩不能以禮義裁決痛自懲艾顧欲陰折諫言使清朝有斥諫官而竊快其私憾皇上神明寧逃電燭然皇上于廷臣諸疏或訛言一字曰改正行或少一字曰補正行或多一字曰刪正行豈獨于崇雅切責至是臣又竊不解夫崇雅今日之言為皇上萬世治安計為皇上千載令名計愚至深心至迫所謂誠真得喪不避者若以此獲戾臣恐

忠直氣短言路阻塞從此無復有爲皇上持大義獎大
奸者伏望皇上特詠崇雅進言之心曲賜容納俾陰忮
者無所逞其私而益以鼓盡忠之言死且不朽矣

辛未日食

十月朔日日有食之尚書徐光啟上測候四説其略曰
日食有時差舊用距午爲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
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
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令此食既在

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由黄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黄道之正中也黄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而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不加減乎君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複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又

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先後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溯于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黄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黄道人人知黄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亦

道之午正爲黄道之中限爭臣今取黄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取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臣所最苦者從來議曆之人祗爲撰改不知其所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皆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也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知日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臆得之况諸臣乎此足

以明歲天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
加測候以求顯驗故冒昧上聞
是日光啟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
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
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先是二年五月日食時刻不驗
上切責欽天監官至九月開設歷局命光啟督修歷法
光啟上修正十事因舉南太常少卿李之藻西洋湯若
望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等供事歷局至六年光啟以

病辭歷務逾月卒以山東右參政李天經督修歷法夫

歷重務也大統歷本之授時歷行之三百年即稍有不

驗亦歲差法未之精求耳乃舍之而乞西洋遠裔之捷

法亦足爲中國羞矣

　上內臣公署

十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見望工近日欽遣內臣諸

臣連章工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能窺

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剿襲諸臣之唾餘呶呶置喙哉

但昨見戶部請置工戶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令二部為之另置臣竊見之夫既建置公署則必需錢粮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邊警時聞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乃為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粮將取給于何地乎皇工命之以稽核錢粮未見其清釐郎有之效而先費庫藏之金錢毋乃于皇工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况供億紛難更有什伯于此者乎且臣之所

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為接
皇上之勅諭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
足為諸臣辱今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馬之臣面對
于獨踞之庭即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為內臣屈而其
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耻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
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幾本兵之堂屬而不顧而將
倚內臣為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
署之後裒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

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己使兩部歷來錢糧之數考核一清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而後可哉

諭遣內臣

閏十一月南倉儲侍郎呂維祺疏言竊聞保泰食福道消道長之關鍵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意泰惟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璫氛焦勞治理可謂蠱而泰矣而天下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而汲汲撤內臣與在錢

根兵馬及對朧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
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奁或未盡疏腸肺或未盡洗盾
功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消者則諸臣之罪也皇上未嘗
不信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遂致稍稍生疑而且疑
而且惡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
亦諸臣之罪也頃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遣內臣王
應朝帶領內丁出關賫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
二十五日復蒙欽遣內臣張彞憲總理户工兩部一切

錢根市務矣唐之征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允中
谷盛視宣大山西根餉兵馬遊牆撫賞等項矣遠近朋
知皆相顧失色謂恐脊脊從此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
正望上留心國事注意封疆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姑寄
之此也如家人分責諸僕以耕稼竞庫之任或不盡力
多遣近僕覘其狀誰云不然而忠藎先識之士卒不免
總總私議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氷至又曰童牛之
牿元吉防微杜漸其道當如此也歷視往牒鑒覆前車

臣竊不敢遠引前法即我國家有家法恭聞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洒掃給使傳命令豈宜預政典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豎無敢與外庭交接大防悉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漸下移

嗣君何以統制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內臣視邊旋即撤回方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免王振汪直劉瑾之禍世宗肅皇帝盡撤內鎮天下稱快方策俱在法戒昭然至如熹廟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已耳而目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毋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旁落或謂此諸內臣多忠實謹恪偶爲試之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臣不思有以自效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

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內
臣出鎮其于外庭杜過事推精神意指之間往往足
以掣任事之肘而開御揞之路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
窮盜起所在如越隄之瀾厝堂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
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噫臣于是不得不咎
通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道皆受皇上特簡知遇之
恩此等事關宗社大計既不聞潛移默化又不聞爭執
懇切于同心一德獨避陳力之義何居即或密勿納牖

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也言亦豈不可更以積誠感
動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福也元亨而天下
治蠱之譽也不遠復无祇悔其見天地之心也伏望皇
上俯念既後以亨蠱因首思前以保泰近想廟政仰法
二祖立命撤回斂還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須定敕限令
到彼刻期繳命以體不遠復之義至于兵馬錢糧等項
各責所司料理或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才課實而皇
上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体外庭諸臣皆

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瀝肝瀝膽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平臣不信也臣實本儒弱病後支離方勉力料理儲務而忽聞此報杞憂廢食怔忡憤瞀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臣心有一毫不本于癡誠不矢于忠憂而以致激聒沽名高即天地鬼神亦將陰譴又何逃于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直言賈禍明哲保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不敢容容緘默幸惟鑒察

進講被糾

十二月講官羅喻義啟剖臣心既言先是日講官諸臣
以聖學淵深經生常語懼不得當特于正文頗及時務
逕臣派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謂可以開悟
也矣于是焚香鍵户或卧或興徧及京營之練大閱之
禮然不敢臆説悉本先臣讜言明聖成憲嘔心劌肝冀
少裨益而為尺幅所窘僅若干言至本月十七日携至
直廬示同事而後脱稿至鄭重也孚于轂直臣與同官
會食西閣下俄而閣役呼召臣至閣門久之未得見門

史言過千則請章不敢進呈臣不得已稍進求面請教
而又不得見但趣臣削去後半段文字天成之數日改
之片時勢亦要能往復甚苦臣謂臣官可去稾不可削
遂不得已趨出也噫臣于此日亦大難矣削之則寥寥
數語無以對揚吾君不削則嘵嘵爭執何以勉承人意
人之言曰為臣不易今乃知之然總微臣愚昧之過也
今請章見在御前伏乞皇上嚴斥臣身以明臣過并賜
省覽臣言以明臣心孤立無黨度無全理顧歸身皇上

以憑進正臣雖去有餘榮矣

日講一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伊尹又訊有夏敷虐萬方誰能仗天下之大義為兆民除害者當時無其人也惟我商王奮義理之勇興師正罪敷著其武德于天下敵方以虐我獨以寬除去一切與之更始如相代矣于是兆民之衆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知其志在于救民也湯之得天下者以此臣謹按致治以文戡亂以武易稱神武而書稱聖武者生知之日成

湯知勇天錫猶曰此聖于武者也臣考湯征不再是伐
夏書序言湯伐夏升自陑戰于鳴條夏師敗績遂伐三
朡韋顧昆吾同時殄滅東征西討武功暢焉布昭猶曰
次第布之云爾然亦得伊尹以為之將故所向有功其
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此之謂也恭惟我皇上神聖
性成大智初登手剪兇逆淵謀秘筭動合兵機可謂聖
于武矣而近日戎功猶未大暢無亦左右之者未得其
人歟夫伊尹大聖世不恒有即如唐史稱高崇文練卒

五千常如寇至奉命討西川邛時奉詔辰時即行令大
凌之援經月不能出師何哉臣謂欲振武功團練不可
不講也光臣許國嘗著論曰昔高皇帝提劍滁陽況一
天下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文皇帝以鐵
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
礮流天因而營之曰神機營此三大營之所自起也承
平既久營兵漸墮乃始抽其精銳而以四勇分隸三營
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但其名雖十二而實統于三統

之所以推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其勢益重矣許國之此論蓋善夫團營也先臣楊一清亦言京營將領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閑居者悉取至京付總選教練之任于是周尚文等諸將皆出矣今不可倣而行乎然欲講團練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鑾戍之閱章皇帝有兎兒山之閱莊皇帝有大教場之閱成憲具在不可倣而行乎茲事最關戎務兼此人心懈弛

之後大駕親臨旌旗坐色可以選將可以簡兵惟是舉
事須有微權臣請先下其令而大展其期俟戎政操練
已成然後奏請舉行一以紓經費于目前一以需成功
于歲月從此張皇六師爰整一怒雖仰同般武可也
光是喩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㬈體
仁義其半喩義執不可體仁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
日講則不然今喩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非體下部
議今冠帶閒住

請撤內鎮

十二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讀孔子之訓曰君使臣以禮禮者所以體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其敘九經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言體下之禮也其繫坤初六也則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防微之禮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于國體攸關而左右近習之萌其防閑宜亟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

以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因監視太監王坤題覆籍有司可疑一疏奉旨革職待王坤等究明殘毀緣由奏奪此固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威無借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聞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魏璫以致削職直聲素著于世意亦以禮法自持非諂事權貴者流幸遇聖天子獎賞忠直出之罪籃之中畀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瀝膽媚茲一人此其時矣今以舊籍之參頭責以道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有

倫有脊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薄書刑名碎如
蟻聚使良機果有泥昧或出于詿誤則回道考核真枉
係之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
以究明奏辱一付中貴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
以危改節以私易公惟內臣之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
化為繞指與窳瓦窯寇轉為徑竇不亦蓋朝廷壞士節令
後銜憲以往者靡所展其手耐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
士卒之窮愁不獨宣鎮為然軍無現根衣不蔽體者比

比而是失在于十羊九牧一瓢百飲既有將帥又有監
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
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輿與隸廝役皆軍士膏血焉況中
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
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
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開九邊之動定最監視之善
惡奚從知之大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聖祖之訓曰
內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

督監視分鎮役尋乎典兵若辟劾磨勘一在其程則又
役尋乎典刑嚴霜堅氷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
覩朝廷欽差公務速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
已將三月餘茲可以報命矣滄留不撤脯資饟韋咸廷
徵援臣恐大小邊帥爭閫獻媚以為朝廷所倚毗者在
此耳何則閫有劾于内臣不閫有劾内臣者也其勢不
剥眉營私不止矣春秋傳有云犯工干主其罪可恕乘
忤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此不已九邊之軍帥必輕蔑

法民瘼之耳目亦漸陰蒙皇上此時雖欲求一與同之
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
逢聖神之主事無諱之朝輒敢盡言以惜國體防微杜
漸豈一邊機亦豈一宣鎮是所思危而慮安者深耳臣
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剋期報竣漸次撤回專
以邊事責督撫按倘敢公徇欺飾則有三尺之法在轉
圜聰明以示聖人之無我將各鎮之受事也其不敢不精
白一心以襄厥職而至邊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明矣

乞晉浩蕩之恩趣令回京使聽彈駁于部院之手不使
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而培廉恥實所以尊
天憲也此事雖關係中貴啟齒易至招尤所恃者明主
可以忠言必有灼于筆舌之外者矣

山書第五卷

停止事例

崇禎五年諭朝廷分職設官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天
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弁與選授止爲科目正塗
之外未盡乏才因以此鼓舞俊秀裕椽急公立法未嘗
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繁興群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
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
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

品混淆有貲即可傅官才品俱可勿論甚而微賤民收
捐充取借階屬冗爲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洞源
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恐將諭爾戶工二
部從今爲始將近年新開各雜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
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
議欵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
影借致滋銓弊

總理偺妥

二月工部主事佘鉉疏言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
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决廉恥之
維所爭甚大非止爲糜費無益也臣静俟綸音不蒙批
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
敢補牘强聒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
開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
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
逐欵詳開先期報呈臣見之不勝駭異夫彝憲之遠也

皇上原使之監視而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婺憲穆極曰司属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壓合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奄寺試令婺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抑祖宗典故有是乎且婺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也惟是貪畏侵欺一體覺察必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廻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俯置自有之堂局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婺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

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愧當世之士耶况由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乎臣委贄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黷罔于吳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吳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迹不相往來正以錢粮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

中宮壽節

文書房傳出聖諭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文武命婦進內行慶賀禮是日早往西安門北安門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而以人少諭禮部命婦朝賀大典攸關人數稀少成何禮制本內概稱有疾等無假託至文官的多在籍武官的多未封未領誥命是何緣故著查明

光祿月報

戶科孟國祚奏光祿寺二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二十九

日止實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九釐二毫三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實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兩四錢八分五釐六毫

修省實政

三月御史路振飛疏言本年自春將夏雨澤未施三農失望致厪皇衷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立見甘

霖覃敷原隰均沾大有之書史職珥筆待矣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施也蓋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颱風邪霧閉之亦不雨請譬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我皇上痛四海之内重賦煩刑民不堪命日欲得良臣良牧以奠安此孑遺中外臣工悠悠忽忽大臣以固寵爲榮小臣以無事爲福居端揆之地者燮理無聞擁卿寺之望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逮問後時政利弊悉爲緘

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臣分遣臨事擔當羣思却走
有官守者可恥也求其舉賢讓能返躬自咎以恤民命
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大哉天言謂大小臣工供
實圖修省務祈感格良有見于大臣小臣往日之不修
不省不實心盡職無二也為臣者門之爭不蹈躋欲死
此何異于天氣降而地氣不升哉故時久不雨天心之
警戒深矣職思以為素服角帶祇成故事朝夕跪拜亦
是虛文惟皇工兢惕之際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實實

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休戚如何賢不肖之進退如何凡所以仰體天心者即從大小臣工仰體聖心刻期舉行流膏布澤則九重之雨露早已徧洒于埏垓瞻仰昊天自不禁浩蕩之恩矣

疏通錢法

三月戶部侍郎劉亟慶疏夫錢之為泉也流長汲深則不期利而利自溢矣今查京鑄通寶惟求至關寧者至潞遼南不越于德州西見阻于大名山東一省純雜假

錢河以南則専用前代古錢此豈民之敢于違制而反
古哉良由州縣有司凡行之不辨罪不獨在小民職謂
就近推遠自上而下合令縣收納折色錢粮後令户工
之事例規則而權宜行之每徵銀七錢徵制錢三分百
姓未有不樂趨者其能假古錢一如後款所議盡雜錢
而收之不病民而裕國要在諸有司之恪遵而能力行
之耳一議收低價以肅錢政夫錢法之日壅起于盗鑄
多而麁雜混淆日新月盛也夫利之所在奸民遂死地

如舊故有金錢胖頭歪脖寬邊尖脚等項皆係私鑄搀和以射利耳此等悉從外入實煩有徒究之則不勝誅然其體輕色淺式樣差別有目者咸識之合嚴行申飭在京者責令錢牙經紀領眾局官銀收如銅價每觔一錢二分為率而收之不許開張錢鋪搀買一文其在外者責令爐商同州縣官牙亦照京例而收之使私鑄者利無可钁雖復肯費工為之者盜鑄息而錢政肅是亦直截簡易之一法也一分新舊以疏錢壅職訪萬歷初

年每文作銀一釐無非等一代之制作新億萬之耳目時也亦勢也今小民遵崇禎通寶為時王之例而萬歷等舊錢或有用而不用者有全不用者惟獨京師兼用天一京師而用四十八年之鼓鑄舊錢能不小積乎日積日戕物理自然新舊混使概置壅滯今日之議莫若普述萬歷初年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因民之禁趨每新錢一文當銀二釐聽民之便用每舊錢一文當銀一釐如是則新錢貴而國儲自裕舊錢分而民病亦甦當

此三空四盡之日仰屋而嘆自然之利莫大于此惟在
皇上之斷然法祖申飭通行而局政大有裨益矣一議
買舊錢以銷積鉛查先年庫貯紅銅六十餘萬觔若
無鉛配將陽城盧甘石之升點而銅始銷今又苦庫貯
之單鉛而無銅配者矣前此非不議法議銷于崇禎三
年奉旨將發帑五萬兩着該撫撫按差官買紅銅配搭近
今兩月尚屬杳然而各商配之銅鉛又關係銷算而不
能不收事在兩難前任員外郎鄧業蘭以配收之鉛蒙

旨調度職承乏其後惶懼無地為今之計惟在派買坐
買及就近採買之法擇在局爐頭每名派買紅銅一二
千觔者嘗買過單鉛者坐令倍數買之嚴限四箇月交
完先為配鑄再查崇禎四年十一月内該工部題覆山
西採銅一節業奉俞旨准令京局一體採買以裕鼓鑄
欽此欽遵在案今晉撫舉行日久日集而民不擾已有
成效合即責令幹局商就彼採辦如陽城之鉛焉豈止
救時之急着行且鼓鑄國利民咸賴之矣一清爐役以

防奸弊查爐役自昔年澄汰以來尚存九十八名使人
人小心奉法誠不必議裁矣但臣細查年貌籍貫其間
不無一家而占冒多役一名而掛搭多人故心分則業
不專人衆而事交諉合無容臣清查一家止存一爐不
許兄弟並列一身止供一役不得呼類黨朋令人無龐
雜則弊不來于多指局不傍侵則穴不借于神叢至如
鐵色濫惡分兩短少立銷碎以發重鑄嚴綜核而防
范嚴人畏法而局務清役勤而制度精工庶可無罹咎

之原乎

請行寬大

五月御史李若讖疏言臣敢言今日百姓之心夫百姓

蚩蚩惟身命是護惜耳數年以來水旱則苦天行脧削

則苦墨吏疊徵加派則明竭其脂膏考成查核則陽齕

以敲吸逐使死不足畏生不足依相對盡脅讒之儕鬨

亂興作慝之意洶洶如此孰匪可原臣又言今日之士

心夫衣秀人倫鼓琵膠庠豈徒礬髦斯士亦將銷耗雄

心令優免幷入徵比則于衿莫逃徭役即破釜不失聲豈出乎能無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戒以罔忘者適來秦晉鬪粤閩一夫首難從亂如歸獸以窮攫鹿不擇險解散之形寖已兆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蓋生才原供世用登俊悉出帝衷即或偶負任使未必供堪厭薦無亦誘進以禮義小人爭勉為公忠驅之以刑章君子皆思為苟且賈誼曰遇之犬馬彼將官徒自為若狂愚皆無優容註誤悉被嚴譴勁氣灰于垂足真才錮于

微懲抑斷已甚展布實難臣伏思我皇上洞覽千古高下在心以為欲伸撻伐不得不因遺乏而急催科欲救瘡痍不得不持綏戢以示摩礪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矯枉過當尤失乎大凡上意所向則奉行更思見胥文網愈密則衆鬨益爭鬪捷淵然微有畸重之情海宇已成極重之勢臣恐標末雖治而本根實傷也伏乞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務民脂已竭而酌議催徵思士氣宜培而亟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解絓於狂

恩一眚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于憔悴之餘賴獲更生既然于雷霆之怒曾不終日于以收拾渙散鼓暢睽隔行見忠信之制梃何慮不致喜起以興事何工不熙坐致太平道無逾此抑臣更有言焉帝王一心天下之所稟氣而託命也上心寧謐天下自清謐上心休啟天下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聽覽必遍宵旰忘疲既異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靜頤養之術臣恭覩高皇帝之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

以應之萬方不可以知力服惟推誠以待之煌煌寶訓可為明證臣充願皇工祿發元氣育覆群倫獨持大綱稍損煩細凝其神以與天下相往來孚乃和以與一世相斟酌而有不忘氣交應尊親共戴者豈理也哉

三惜四憂

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疏言竊見三四年來皇工焦勞于上群百工執事蹴蹴𨁂𨁂于下汲汲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消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

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
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辯文擊斷之
術借皇上綜核而隱其訐直拒諫之能遂使恒和之世
競尚刑名清明之朝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
諸臣關習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幹展采止此精氣
令但以察覸微指為盡心抉摘細微為快意乃至率屬
大僚驚魂于四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揆本守科直
指風裁撻微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

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畫成鉤校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大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俱有角戶分門之見意見互觸議論滋煩遂使俛勤俛撫等于棄舍忽用忽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戮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

與楊鎬與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偶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爲賢之章非奸即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扶默噤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讜共消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㨿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

小臣惟望氣占風而觧將立之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朋會惟恐後時諂屈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辱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權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

惟與己之暱除閹臣兼採吏部之推吏部惟阿閹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祗供歡笑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徧布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釁隙相尋憂同移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詞官可借題逼逐而篇刻遂作爰書呈工惡諸臣之狀狀莫大乎此矣呈工惡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

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奸熖黨灼正氣銷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姿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頑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叢類永錮于清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罪有餘榮矣

立政宜圖久大

六月御史李模疏言今天下之患內外交訌臣為皆標

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臨事爲不終日之計此治標者
過也若綜核循名綱維察實人心日懿元氣日漓受乃
在本不揣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急且愈紛臣愚慮之
謹攄愚臆惟皇上裁擇焉一在宗簡嚴以持政體唐臣
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從來治術
未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誚衆非厲煩苛亮工必祛叢
脞若乃事無纖巨糾察罔遺鉅有緩急訶斥務盡得無
擾宂慮而褻王言乎捐近細攬總要則下肅而上尊矣

一在明分辨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是以定志貫乎辨分職畔務在防微漸著小加大賤凌貴首尾衡決惕然履霜若嚴飭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紀馭失實怨唯罔忌冒工巧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急為裁制者矣一在寬註誤以養人才漢臣劉向曰論大業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拘人之才性與時升降長養則茂遂摧抑則消沉盈者大臣屢奉嚴詞

小臣勵千重譴俾其踴躍震戒必至周章職業致陳奏偶誤似應微示吁咈開其引咎之愆責守偶乖似應量施薰懲予以省改之路則人人廉隅自飭展布有地而雷霆之威亦以不發用而愈怵矣一在集衆謀以佐廟籌漢臣申屠剛曰雖有明聖之資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況當此內外交訌之日而可使分猷念者作局外之私揣乎第令畢群策以備司馬之一籌大聖人持衡而折衷之中則容採其籌不中亦可姑存其議

原缺

至所在潰決情形各得隨真見其關據以入吉寧惟䟽
廷臣析塞之氣更可杜外臣蔽飾之端矣一在秉欽慎
以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僭無濫近者幽繫充斥無假貸而柢罪編
憲日益繁多則有赦之道盡也雖制詔飭督寧容夭通
覓顧庶獄困熏務纍纍典惟顧望工之體道用法矣一
在列趨桓以收實用宋臣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
于治兵而急于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牙苟

得其人即致斧授鉞不為過隆至夫蒙世廕而習紈袴手不嫻弓矢目不識韜鈐禮義罔聞鴟張易决偽桀兇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所必至使武人低眉而受抑困不可使輕狷瞋目而扞網其可手急勁其戎異而嚴馭其闒茸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臣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學校為教化之原衿纓乃人才之藪如使廉尚無砥苟免與行異日服官必無建立宜勅督學諸臣嚴剔端

褒顯示旌別崇實行而略浮華優清節而黜流競風聲覃遠儒效自彰又如優免一節蠲卹惠戎變衣意深祖宗二百餘年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恩則教養渥士習聿新矣一在酌催科以卹窮黎唐臣陸贄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譏以反裘負薪慮在夫邦本也議蠲停于今日勢誠不能然閭閻脂髓一掐于加派再竭于預徵所可仰丐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稍緩之一法蓋每邑賦額大要京運雜項本處存留相半使司

收者概況陋習先急正供緩議支發則工不可愆期會
下可舒旦夕且有忍撫字而專峻于敲朴者即督索完
額特行叅處亦戒是亦催科之仁術也至若秦晉東齊
兵荒處所十室九空宜勅撫按勘實具奏暫令免徵姑
空懸追比之令庶孑遺可免流離可復矣

倉庾糜耗

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倉庾為國家積貯為天下
命脈所關糜耗則不足撙節則有餘此一定之理也神

廟時永平官享常祿役所耗蠹積時籍以充裕至熹宗
時郊祀享詔與禮紛紛告舉焉之邊疆多故在營衛則
冒發兵丁標勇等項在禁衛則冒替疲力軍校以致原
額大增公廩匱乏倉臣南居益憂先杞抱有直陳國計
匱竭一疏原據京粮應趙建極查核條分縷析極爲詳
備如錦衣衛疲力軍校在萬歷年間止以一萬六七千
爲常乃自天啟等年濫冒恭題增三萬後田爾耕陸續
濫收至三萬四千四百名有零雖鄭經查汰較萬歷四

十六年尚多一萬四千九百五十貟名月增米一萬四千九百五十石歲約增米一十七萬九千四百石今即曰如四十六年一萬六千爲步不有如户兵二部所議以二萬五千爲定額乎至文思院准工部洛原額七百三十三石今多二千七百四十四石查係錦衣衛食粮匠役以功陞文思院帶俸雖比增彼減除增減相允之外仍多六十二石即米照原数又每年增俸銀八千四兩零前經奉旨各監局自行清汰嗣後雖各有減損而

仍太浮舊額是不可量減以省靡耗乎若營衛官軍祖
制三大營以十二萬為額每軍僅根一石耳至萬歷五
年始有雙根之選鋒至天啟年間而始有一石五斗之
壯丁查萬歷四十六年一石軍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八
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單選共一十二萬五
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額多五千名至天啟初年歷崇
禎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選鋒三大營將官家丁巡
捕將官親丁家丁及各監局匠役太常寺廚役倉庫官

吏甲斗神木廠軍天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月增
米三千一百十餘石又添設京營三大營壯丁標下營
選壯軍師并京標crab仁橋家丁御馬監勇士營坐營家
丁教師勇士四衛營壯丁共增一萬六百六十八員名
月增米一萬四千四百二十餘石救之四十六年除減
汰外共實增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員名月增米一萬
七千五百三十餘石歲約增米二十一萬三百六十餘
石值今廒雖多敗漏盜竊發在京糧雖防護宜周而㳒

色宜防是不當姑留之以壯生靈而徐議之以杜濫觴者乎統計錦衣衛并營衛等營門實增二萬七千八十七員名明旨所云增額幾至三萬者蓋亦洞悉底裏而明燭隱微矣目下財用方匱皇上既以糜耗為憂臣等敢無説以處此錦衣在扈從之班營衛備禦侮之用又思院等亦號局急需匠役皆在輦轂之下依日月之光者也不汰則金錢有幾其能堪乎汰之則衆實有口胡弭之也不曰省其糜費而曰奪我衣食不曰汰其老弱

而曰撤我精壯萬一多口亂聽訛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及汰而紛囂者已叢部有者尚未見效而縻費者益滋挺而走險其為憂方大耳惟是蒐閱之際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借名再收查有逃亡物故者陸續刪之不得冒名再替隨事綜核設法釐剔庶在國家無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實各役雖在清汰之中而亦不見有清汰之迹目前既寡鎮靜之　日後漸復原額之數凡在文武內外諸臣各有爰國之心誰無急行之

念審飭仰體皇上撙節核以實心行實政將糜耗漸清
而倉庾自充矣

請擬蓋載

八月錦衣衛指揮金星炳疏言臣閱陰符經曰天發殺
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危哉斯言蓋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況皇上為天地臣
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也臣伏覩皇上
御極以來每接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吾意多過

求此非皇工之叙撫乎古者治獄三宥致慎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恭重哉皇工輕視之不大傷蓋載之度大于天地之和語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譬如雷霆發止亦自有節倘日赫然徧察天下幽隱細微而擊之無已咸不衆乎請試觀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即霖雨而漲海蓋緣天地生物之仁心已失其常而戕根正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殆盡矣共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

有悖亂之心流賊逞起在在肆毒且日月迭蝕雷霆冰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于此見其端矣賈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皇上可盡諉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旨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士氣以鼓賢才向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途力去搜檢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

存其體得其情實又必從事三宥以慎之即法所不貸
法大禹泣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
后土鑒在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
曰明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
主懸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仰
皇上堯舜其主願效樸忠者而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
言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是豈聖明所宜有
事哉臣又稽忠殘遺溯躬盡瘁臣籍父功荷蒙世職自

悦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計死生冒昧披瀝即皇上
恕臣加之斧鑕有光臣又且不朽矣

第三皇子生

八月十五日諭朕第三子生中宮周氏出至十七日御
門受賀百官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帝翼善冠簪金花
二枝按會典供御殿百官朔服禮部尚書黃汝良以為
萬曆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長子及三
子皆中宮所生當與嬪妃不同應遵會典三子名慈烱

後封疋王

儲才勘亂

九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今日戡亂需才極矣臧猶憶數年前諸臣之頎赴功名者每談孫吳諸書無不髮豎眉舉今且噤口不齒兵事而杜人之物色矣即如司馬一席發單咨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無敢措一筆也夫市駿骨者千里焉至人才惟上所鼓臧不敢誣一世而無其人君苦精明于用人篤于憐才先臣王守

仁時尚未仕見邊烽甚急語弊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法每聚果核以列陣勢攻一出而平宸濠茶寮浰頗見田諸難其時用間用撫用剿自守令以下皆可為將帥所謂得一人而千萬人皆可使也 皇上必欲為收拾人才計莫若蠲細故以示鼓舞從來樹人之道猶樹木然樹木者秉芽出之時為之摧折焉剪伐焉畢世而不得棟梁之用者也今臣于無一日無過之人 朝廷不懲之法安得覓一事缺一才而以為封疆可用之人

職所謂儲才之道宜述諸者此也

甘肅情形

九月陝西巡按御史張宸極疏言嘗聞漢時計斷匈奴右臂不令番族合處以為中國難也乃自蘭州跨河西開地凡三千里置酒泉燉煌兩郡于時夷處其北番處其南老死不相往來中國賴以差安及後燉煌一郡委之荒服僅留酒泉為西域門戶即今之肅州衛是也以故夷得出沒其間而火落赤酋遂自北移南據瀚海一

帶而居之名曰海酋且使後蔓延以東越黃河抵河州洮州岷州諸衛之外皆其錯居而處其部落最强其逼處最近寄邊者有隱憂焉至若北邊諸處如銀定如反戍或相距百里或四五十里何日不耽耽虎視甘肅之一線孤懸不亟及後今殆哉臣一至其地即詢諸將曰今日之情形如此豈可泄泄從事請為之約一曰愛養士卒令其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勿貪其一錢一粒也一曰申明偵探令其偵探情形間諜海酋兄弟以間諸

酋之號詳也一曰蘭練士卒令其士識士意操練技擊車陣火戰以用中國之長技也一曰無生邊釁令其敵來則勦敵去則舍之勿作擣巢致習以生戎心也一曰善撫番族令其多方羈縻為我外藩勿致朘削凌逼而為寇資也諸將士聞之頗不以為謬而鼓勵倍于往日大作聲勢或亦稍稍引去然而內顧軍伍實有可慮往者東援之後軍丁未歸半屬瘡痍未起而器械馬匹無一還者今因流寇披猖檄調征勦不下七千餘軍士之

質壯者皆荷戈以出而餘則其羸弱者也馬之驃捷者亦挑選以去而餘則其尫瘠者也如此爽安得不驕縱

匪茹而有輕河曲之心哉此撫臣白貽清有征調不已

一疏蓋亦有激乎其言之矣

賊梳兵篦

九月工科給事中王家彥疏言臣覩今天下兵多于農而賊之多百倍于兵非賊多也農不化為兵而為賊矣

兵不仍為兵而為賊則賊愈多矣畢如晉撫宋統殷屢

報斬賊至八千有零賊鋒宜少挫矣何以澤潞陽沁寧
永吉隰等處賊分四股且以十五萬請職同官呂黃鍾
臺臣劉令譽等為桑梓而疾呼催張應昌之到任求冒
文詔之協勦統領膽碎于賊雖曰身在行間然賊西則
避之東賊東則避之西以致兵不近賊一步一味搶掠
助賊為虐語曰賊猶梳也兵猶箆也所至猶有遺所至
則無遺以不滿二千里之晉地賊梳之而兵箆之尚得
留寸草乎

倫察群情

十月御史祁彪佳疏言臣惟帝王采亮脩蘇凡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外臣內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使之有不相借之事權而後有可獨責之成績若越俎而問庖使曠官而怠事若臨顧于官守之外使虧缺于官守之中臣竊慮之政界不說臣聞書稱克艱詩著靖共蓋臣職是在大臣而曰敬曰禮則信任為要君父選來大僚諸席或令再推或點陪推皇上原出慎

重用人之意在臣下不無未蒙見信之疑至于九卿九
列之長請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覺有急遽周章致遇
不逞衆家即不謂盡蒙飭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卸以潔
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廷以四朝遺老旦被譴責波臚
破帽夕出國門矣雖進退予奪盡見天心惟稍于國體
有傷不無人情微背且竊恐當事諸臣皆怵于嚴旨異
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忽之
閣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新植

進之令其奔走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闈數棄以來或沉孤影于山林或泣寒風于衎從漸至入多畏事不知厚祿之爲榮念本避難反借高名以激去此世風之極弊士氣之堪憂者夫人材有限中下半參非藉皇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一二考之方伯尚滯迹于外藩十餘年之臺員竟懷憂于維谷甚則餉司輪選差規欲改天三年劇郡久虛曹郎竟難于一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欽件之波累田入錢粮之轉解

未到降級任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
地而後可以展布餘舒若復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
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且也自便之
私圖固宜去之止足之義亦宜明令一番陳請一番諭
留究之請者無解于託辭留之亦仍為格例遂若有真
若真病不得肖于舍而正有邱者矣臣所慮于群臣者
此也我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
皆讀書守禮有儒者之風而諸凡跅弛不羈之士則必

謹其術勸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聲
而思將帥之臣拊髀求賢同符二祖倘得真正英雄即
推轂設壇夫豈為過但流聞庸俗決不肯俛仰司馬之
門若必依序隨資則雖胥盧之一賞可清似亦獎拔之術
未盡至于軍國所關惟漕運為大目前舊漕既竣新運
方行而流賊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濮一綫輓輸阻塞
可虞諸凡空回之償催水次之兌發過淮過濟之限事
事屬官拆全須催督若一帮之遲慢一程之稽延必待

叅題奏聞始能輒達為速則恐曠日既多誤事不小臣
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弊將遣內臣然必棲
别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
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黨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
啟交結之漸其患深即如叙功能保薦及將撫薦舉事
雖為公迹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乂人夫虎旅赴
桓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駢列多員叅分闇令竊恐
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以御責不肖者遂至借此

以趨承蓋當人心驕惕之初正不妨于互異但恐情面
習熟之後剛且至于和同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伏乞
皇上俯鑒臣愚將賜採納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
誠于職業嚴之以守職之非正所以鼓勵夫臣工自是
羣策畢集謨烈無疆外攘內安治隆堯舜矣

茂安攘之績

十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君猶天也父也臣
猶地也子也致天地雖懸崇卑之分然必濟降和而後

施生者焉父子雖判喬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述隆焉皇上覲祖揚宗追堯軼舜真古今間出聖主矣乃宇宙之内氛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盛治此何由哉則以皇上獨勞于上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與人采相濯磨自小臣以至大臣自衆共推舉之臣以至親簡拔之臣無論為放為背俱褫發戍配重譴之不少貸甚則頸下禁獄孰迫榜掠戮于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求治耳臣

謂天下固不治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之法治又自亂也報以體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爲不敢行而適于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之不測夢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供費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夫媚于天子盛明之象也慘慘畏咎式微之微也至如犴狴幽陰之地桁楊滌毒之具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偏以施之任士勞人臣竊痛之臣竊恥之且諸臣之接踵蒙譴者呈

上或以為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不將在薦剡也凡銓司一應遷推為聖慮所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啟事如故庶譽髦無積薪之歎而似黨似徇亦解矣皇上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毅為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將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憲為明問所及者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修舉無廢庶小人無倖進之心而似毅似抗亦逭矣皇上或以為官

之失並罪堂官然今之為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
堂官焉致公忠之為既頗以一鳴作而端亮之長且欲
以引疾去何如遂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課采時也
皇上試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今之有言責者
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焉自坦夜而驚諸曹精力既
苦並營舍對簸而勤差委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
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
于是戴罪者多然秉鉞之吏節制之體統多消持斧之

彼激揚之故事亦格矣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以戴罪
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于諸臣于是認
罪者衆第臣頭當歸過于己而蓋愆亦待至之察若斷
其認罪之心而概以免咎寬之并認罪亦成故套矣價
誤封疆之庸撫戮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面難破以
今之建牙者豈盡感主尉為知己哉皇上當時廉遂臣
近狀如人地戍略便亟為議更封疆有限庸撫無窮在
不以輕任為輕戮耳役根餉之豎逮逮之宜也正恐

奚駢之侶不皆雜范敵來而我亟宜盡以財庚癸者往
哉皇工宜稍寬大吏出入聽其苑結厚私士募死間又
在不以清吏絀能臣耳至三時多害竊人有難供之適
五万叉驚濟賈無幾入之求乃諸臣怵于衆罰之嚴帶
徵歷徵報 正報餘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工寬
一分在臣于即寬一分在民生又不可再計次者也如
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工宫府之際推諸臣以心
進退之間 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勿畏勿休惟慎
止旨

惟平至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姦宄不可以人理測者必不入而謂大小臣工尚不感憤圖報為皇王茂績安攘者未之有也臣又思三代享國長久莫加成周姬公于良典獄命太史識之曰以長我王國天一典獄敬刑尚能佐休明之歷況聖天子神武不殺屢颺喜起有不太平翔洽登皇圖于永永無斁乎臣用是不識忌諱畢罄其忱

請明繼序

十月朝鮮國王李倧疏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珒癈疾不得立次曰光海君琿是爲廢人次曰定遠君琈卽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旣以罪廢則宗祀之託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妃金氏之命入繼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顧惟臣旣受命皇上忝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埸多事未卽援例奏請稱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

古禮旁支入繼謂之為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為祖後為
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早
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人生之大倫天地之常經
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于祖
而不稱其稱以祖當稱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
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本生考懷簡王
為世子早卒遣陪臣金礩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
孝降勅褒美頒賜誥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況臣有所

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理俱伸恩義兩全實在此矣臣叨守藩服效義涓涘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懼于此實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再瀆顙伏乞聖明命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典禮寵錫爵謚臣母具氏垂賜誥命以廣孝思以敘天倫益賁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浙江海賊

十月給事中阮震亨疏言閩賊劉香老統兵數萬餘衆艅艎三百有奇溫台寧三處皆其被掠之區昌石三衛所以罹圍劫之慘是何李魁奇鍾秉之踵見而鄭芝龍之不足恃也哉蓋自閩地言之計所以恃無患者一鄭芝龍耳然徒以臣鄉鄰國為堅則是猶然不足恃也臣鄉為日本沖犯之地世宗時移總鎮于定海以固海防陸兵五總水兵三枝其為沿海哨警援勦之用甚重至各區兵道會哨策應兵制犁然彼此協禦計民善也

然初本以防倭而今直以防盜矣倭警或經數年一報而盜警則歲歲相仍矣故防盜與防倭有異倭之來也有汛期春秋二防是也盜則不時竊發偏乘撤汛之隙肆其虔劉不然何六月例應收哨而今賊反以七月至耶且向來海賊劫害止于波臣工下閒打采盡邪而今且分道登陸攻城圍堡排梯索戰是又誰為嚮導誰為接濟者乎全浙地形惟寧波坐于中位仰在海外與登萊孤懸海島者將台溫則逶迤而坤轄丁則福建矣故

閩寇入犯昌石尤當其沖而延袤以至西北則臨在觀浦等衛所時受害于崇明沙賊之慘掠而所恃水深船大乘風破浪者惟閩賊尤劇嗟乎浙民海嘯之餘瀕海頻遭尚無起色何堪此孑遺肝膽復塗炭于掠地攻城之賊哉鄉勇之設不如順民情之為便也鄉勇之議近日不可無而天委查照于尉巡募名額于奸棍或强勒以廢時或借端而橫索名雖練兵擾害滋甚為宜勅沿海諸郡邑就民間本戶本族之長設質老成者崇其約

東旌其體貌俾率乃子弟修爾戈繕爾械誰無身家得
弛扞禦衆志成城賊必偵知有備而啄突不前者至棲
濟嚮導之人豈其生于變柔但使按户籍稽核逐族案
摘訪的送治立行正法其誰敢為非乎是又于練鄉勇
之中得清引趨之孽矣則衛所官軍之申飭不可不嚴
也祖宗朝軫念海邦恭置衛所操練官兵用以守土衛
民良有深意今者衛所官軍碌碌糜俸未知弓矢為何
物以疲羸行乞之狀一旦當師旅之冲未有不魂悸色

變者而況軍丁之逃誠城隍之淫祀守港官全賴于打柴捉魚修理公費半耗于府介行匠者弊不勝詰致羊可涉難探之巔何候收梯攻打而亦何怪鄭氏之驚潰于風鶴乎則錢封收發存文之議不可不速籌也全浙歲例該水陸官軍兵餉折銀共四十九萬四千零如以寧波昌石定海地方兵餉之將四萬之一耳火藥船隻錢糧等項關繫重大總關該地方而司庫出納間未免零星耽閣焦之胥吏勒索之苦與文移往來之煩三軍

飢後得食況又有攫之食者去年台兵鼓譟端實由之何如除例應懸解之外再酌地里之遠近軍需之緩急豫定留支如寧波地方兵餉一項徑着兵道驗收貯庫一面照會藩司該管官按時給發毋誤軍糈于以杜脅奸而鼓士氣且以寢意外之變將在一轉移間耳

錢糧入數

十月戶部雲南司管理京糧主事周天祚 報稱本年收四年漕糧除長安等門倉該監督主事造報並截留天

律與大通州遲料斛完欠查明另疏不開外所有坐撥羽林軍等五十二衛倉正粳米粳米共三百三十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三抄一撮一圭五粟于本年六等月收受入廒尚實欠平斛粳米粟米四十萬六百六十石四斗四升七合一勺七抄二撮三圭二粟

刑官守律

十月給事中鍾斗疏言國家設官一事正屬一部而特

于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鞫問
大理寺平反總之一案求于律必使情罪協其
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拳曲切
此臣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
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意
愈晦耶總為問刑衙門于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
獄條例茫然再經省駁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
嘗按律定案即不然而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前後延挨

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併案漸入瘐鄉一案而沉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錄諸如此類實可痛參職非不嚴催因循終是習慣積獄之若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然何也職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叅語誠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乎法法渝乎情

皆非確擬當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
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況內外法
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
不明制律之意灑欽恤之仁任聽强合以越盾于其間
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
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小也茲值
聖主當陽多男應索擬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寬仁

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循以清繫釋冤

惓惓申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

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

為增減移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

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申飭刑官

十一月諭刑部近來貪婪有司奉上提問輒即罪衙役

又衙役概擬配杖贖納成何法紀以後承問官隱徇執

縱俱着駁回該撫按嚴行詳訊爾部速行申飭

申飭通政

諭通政司欽給關防原為辯驗公文稽查勘合不獨爲
裁報事例二事且通達下情尤爲該司職掌凡小民寃
抑及奏告不法等事毋得概從廷格向來該司及會極
門多需勒情弊着嚴行禁飭違者治罪

察問濫舉

十二月諭都察院禹士英貪殘横肆既不堪巡撫何以
濫書

長五

推掛寺劉榮嗣濫舉可惡據會推時選司不須禁奕琳
私出一紙王永光遽何推用是何緣故着察明具奏

中書用進士

十二月內閣題制誥房兩中書用甲科允之着為

近京强賊

十二月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采育等處强盜縱横
白晝劫人行路斷絕巡捕守備各官所司何事楊國威
等着照信地分別議處並巡捕有無隱占通行查奏

選司用罷廢

降吏部主事李之椿三級調用爲起用　犯事官姜玉菓